



樵樵一著



◇ 金丝绘流彩，素手绣千山

◆ 《蜀锦人家》终卷
绣得不仅是家国天下 更是一段不朽传承

◇ 若我愿做一条安分的丝
你可愿将我一并绣在心头

蜀锦人家

· 新锦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蜀锦人家

· 新锦卷

桩桩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蜀锦人家. 新锦卷 / 桩桩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594-0213-4

I. ①蜀… II. ①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8550 号

书名 蜀锦人家. 新锦卷

作者 桩 桩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吴小波 李 墨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李 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13-4

定 价 32.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误会冰融	001
第二章	家贼入瓮	016
第三章	浣花新锦	044
第四章	织坊异常	057
第五章	千金坠楼	073
第六章	战乱	086
第七章	家破人亡	104
第八章	宁为南臣不做唐贾	122
第九章	被掳南迁	136
第十章	女人心计	155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一章	从此身后是故乡	168
第十二章	相逢于囚中	182
第十三章	正视你的心	200
第十四章	追随而来	216
第十五章	爱让人迷茫	233
第十六章	重陷囹圄	247
第十七章	情敌	264
第十八章	为爱放手	280
番外一	你我相约永不再见	297
番外二	眼中桃花开	304
番外三	等到白头	309



第一章 误会冰融

马车停在了季家门口。

季耀庭接到报信，早早等在了门外。

见到孤零零一辆马车，没有夫婿陪伴。季耀庭心里又是一阵难过。他快步下了台阶，正要去掀车帘亲手扶妹妹下车。骤如急雨的蹄声响起，他下意识地抬起了头。

此时，湘儿已经跳下了车，挑起了车帘。

季英英弯腰出了车厢，一抬头，吓得尖叫了声，差点跌坐在马车上。

真是见鬼了！他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季英英瞪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杨静渊，心还吓得噗噗乱跳。

杨静渊面无表情，弯腰将她抱下了马车。

“进去再说，别让母亲等久了。”季耀庭诧异之余，更多的是欣慰。杨静渊突然出现，总算没有让妹妹孤身一人回门。

杨家的护卫们也很吃惊，纷纷向杨静渊行礼。

香油热泪盈眶，恨不得扑上去抱着杨静渊的大腿痛哭一场。

昨晚上冷嘲热讽的，现在跑来扮好女婿？还是气头上发作完，和桑十四聊了一宿，知道自己错了？季英英回过神，悄悄瞟着杨静渊。昨晚光线不好，没看清楚。这会儿阳光明媚，他的眉眼清晰，俊朗如画。她的三郎就是好看，穿一身葛麻衣裳还是好看。听他叫季耀庭大哥，

季英英的嘴角忍不住高高翘了起来。他还是舍不得自己嘛。

跟在季耀庭身后往二门走，杨静渊低下了头，声如蚊蚋：“别高兴得太早。你回了杨家就不是我媳妇。”

哎哟，她好怕啊！以为她还会一哭二闹三上吊求他留下来？季英英笑靥如花，毫不示弱：“我夫君是杨家的三郎君。你不是吗？”

不承认你跑来做什么？

杨静渊闭上嘴不吭声了。他冷笑着想，斗嘴有什么意思？回程的时候，他掙了她走就是了。

意外看到杨静渊，季氏几乎喜极而泣。对她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情形。

行礼的时候，季英英很好奇地盯着杨静渊。他别扭地要分出两个杨三郎，他会怎么称呼自己的母亲呢？还叫季太太？

“岳母安好。”杨静渊行的是大礼，一揖到底。

听到他喊岳母，季氏笑容直渗进了眼底。

季英英低着头忍笑，心情突然就明快起来。从杨静渊的角度望过去，螭首低垂，青色的敞领衬着脂玉般白皙的细颈，美丽无比。他突然很想伸手摸摸她的脖子，当时应该弄疼她了。谁叫她胡闹呢？好的不学，说什么要吊死在姨娘悬梁自尽的地方。人都要被她吓死了，回去一看，她踩在凳子上吐舌头装……心酸与疼痛的感觉又涌了出来，杨静渊沉默地坐着，让这种难受的感觉慢慢淡去。

瞧在季家人眼中，都以为他心里不痛快。季氏朝季耀庭使了个眼色，让他请杨静渊去前厅吃茶。

杨静渊巴不得离开，如蒙大释般行了礼，随季耀庭出去了。张四娘有孕在身，也想留时间给季氏母子，道了声乏也走了。

厅堂里剩下母女二人，季氏眼圈微微红了起来：“英英，杨家待你可好？”

“好。”季英英简单地答了一个字。

杨太太有求于她，能不好吗？季英英很想问母亲，是不是除了担心赵修缘，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哥哥和嫂子。看到嫂嫂小心护着肚子的模样，季英英又不想问了。

母亲守寡辛苦养大一双儿女。哥哥是独生儿子，母亲素来以季家的香火承继为重。她就算有那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住的吃的可还习惯？”

季英英很用力地点头：“住的地方叫明月居，五间上房。早饭和太太一起用的。她特意吩咐厨房给我烤了爱吃的红糖锅盔。”

季氏欣慰极了。

如果不是孝期出嫁，她还能问问女儿闺中之事。如今嫁过去就守孝，季氏心里有点难过，轻握着季英英的手道：“杨三郎……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

如果他不会回来呢？季英英无可避免地想到了这个问题。就想起了杨石氏的话。一个人在大宅子里想方设法让自己过得好，过得精神，才能消磨掉无尽的寂寞时光。母亲，就不曾想过吗？

不知不觉间，母女俩像是拉开了距离。季英英不想将心里塞满的问题抛出来，乖巧地点头：“他这不是赶回来陪着我回门了么？”

“那就好。”季氏松了口气。

母亲轻易地就信了。

每个人对这门亲事都有自己的要求。母亲，杨太太，杨静渊。唯独没有想过她有多么委屈。

季英英抽出了手道：“出城太晚，时辰不早了，摆饭吧。”

用过饭，季氏有心和杨静渊说话，寻了个借口支走了季英英：“英英，你去厨房看看。田嬷嬷做了些酱菜，你去挑你喜欢的带走。”

等季英英走远，季氏对杨静渊说道：“三郎，是我逼英英出嫁的。你别责怪她。”

杨静渊转过头，看季氏的目光极为冷淡：“岳母，你很想念长安的生活？季家经历过这么多事情。让你无助，让你想起了长安徐家的贵女生活。你觉得让英英嫁进杨家，过富足安乐的生活，就尽到了一个母亲的责任。嫂嫂有了身孕，只要生个儿子，季家有后，你就可以瞑目了。所以你逼着她百天热孝内出嫁。你凭什么这样做？你倚仗着我对她一往情深，算计着让我为了她回杨家去。因为你骨子里根本瞧不起我。觉得我闯不出什么名堂。除非回头做杨家的儿子，否则一事无成。”

他的眼神像根针，扎进了季氏的内心深处。季氏脸色发白：“你现在有什么本事能给她幸福？你要英英跟着你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吗？你护不住她！我之所以要逼英英尽快出嫁，是我太清楚，赵老太爷绝对不会让英英毁了今年赵家的锦王！只有她成了杨家的媳妇，赵家才无从下手。”

赵家？那他带了季英英走不是更安全？杨静渊的目光更冷，起身向她行礼：“告辞。”

季氏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中涔涔滴落：“你怨我没有关系，只要你不怨英英就行。”

他怨自己没有早早闯出一片天地。所以生气她孤单出嫁，所以迁怒于她。杨静渊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

季英英早知道母亲是故意支开自己。酱菜早就准备好了，搬马车上就行了。她等在垂花门，见杨静渊出来，她咬了咬唇，笑着迎了过去：“三郎，母亲和你说什么了？”

杨静渊没有回答，大步往外走。

真是别扭！季英英腹诽着，赶紧跟了上去，皮厚地缠着他：“你请了几天假啊？太太一直没有问过我你在什么地方，我娘肯定给她说了……”

杨静渊突然停住了脚步，让季英英一头撞进了他怀里。看着她小心翼翼讨好对自己笑，杨静渊无名火起。他握住了她的手腕，拉着她往门外走。

走出大门，季耀庭笑着回头说道：“酱菜都装车上了。”

季英英正要说话，杨静渊将她抱到了马上，他翻身上马，对季耀庭说道：“多谢大哥。”杨静渊转过头吩咐香油道，“我们先走，你们自行回府。”

三郎君要回家？香油高兴得合不拢嘴，笑咪咪地望着两人策马离开。

车速太快，风吹得她睁不开眼睛。季英英转过头窝在杨静渊怀里，轻声说道：“三郎，我昨晚说的话都是真的，太太心里一直念着你呢。”

杨静渊又想铁板子打断长凳打碎青石的一幕。他冷笑道：“因为

大哥养着病，二哥独木难支。二房三房要夺家产。就想让我回府助拳罢了。在她心里，杨家的产业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这样的。”季英英想起杨石氏的孤独，有心替她说话。

“不管是不是，我都不会回去。你也不许回去。”

听到这里季英英急了：“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杨静渊冷冷说道：“嫁鸡随鸡，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怪不得他跑到家里来，原来是因为自己不肯离开，他干脆掳她走！

季英英怒了：“谁说我嫁给你了？我明明嫁的是杨家的三郎君！”

杨静渊气得勒住了马：“季英英，你被灌了迷糊汤了是吧？”

杨静渊磨牙霍霍，马上就要一口咬死她似的。是谁说那样的话伤她心的？这会儿像没说过似的。耍赖的人还敢凶她？季英英瞪了他一会，眼神渐渐变得柔和，望着他一言不发。

杨静渊彻底恼了：“季英英，你装什么傻？说话！”

怀里一暖，季英英搂住他的腰，整个人柔若无骨地偎进了他怀里，声音暖如春风：“三郎，你生气都这么好看哪。你姨娘一定很美很美……”

怕他生气不要她了？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杨静渊一口怒气顷刻间散了个干净。他抖动缰绳，策马缓缓前行。低头望着像只小狗乖乖偎在怀里的季英英，他得意地翘起了嘴角：“我还没见过比姨娘更美的女人。”

算了，和谁比，都不和他亲娘比。吃谁的醋，都吃不了他亲娘的醋。杨静渊，你一点都不好看！你有张臭嘴巴！

猫炸毛竖尾巴的时候，就别逗了，免得一爪子抓个满脸花。季英英心里腹诽着，继续“以柔克刚”：“柳姨娘那么美，老爷一定很疼爱她是吧？”

“姨娘……性情温柔。我爹说什么，她从不违背。天底下漂亮的女人那么多，能都喜欢吗？男人哪，最喜欢的还是能依靠自己的温柔女人。”杨静渊灵机一动，顺势开始教育季英英，“我姨娘从来就不是一棵树，她顶多就是一株夕颜草，只能攀在我爹这棵大树上绽放。我爹和我姨娘在一起，觉得自己特别有男人的成就感。能不疼她吗？爹妈都会心疼自家最弱的孩子，男人对女人也一样。”

所以，我说什么就什么。我才是一家之主。你的男人。明白吗？

杨静渊垂下眼帘直乐，这一刻靠着他的季英英明显可爱多了嘛。

季英英不动声色地挖了一个坑，撒娇的声音又软又糯：“那你以后遇到一个比我美，比我温柔的，是不是就会更疼她胜过我？”

八字没一撇的事就醋上了？杨静渊说不出的得意：“你乖乖听我的话，我怎么会去疼别人？”

一声轻叹后，季英英挖土把杨静渊给埋了：“意思是不听你的话，你就会去疼爱别的女人？”

……

他怎么会是这个意思？他明明说的是，让她听自己的话，靠自己！杨静渊愣了愣，还没来得及澄清，就听到季英英幽幽说道：“没关系的。将来你喜欢别家的小娘子了。我会给你娶回来，让你独宠着她。我呢，研究我的染料，玩我自己的。你最好也别再踏进我的房门，眼不见心不烦。”

“胡说！”说得杨静渊一颗心又酸又涩，伸手扶起了她的脸，“英英，我绝对不会让你那样难过。”

季英英漆黑的眸子闪烁着笑意：“可是老爷却让太太难过了二十年啊。”

她捉着他的衣襟，认真地说道：“三郎，太太心里也有怨气的。但她要你姨娘死，要对付你，何必等到老爷去了？内宅里她是当家主母，她有的是办法除掉你们母子啊。她真的对你不好吗？”

他就知道，季英英是只刺猬不是兔子！兜兜转转说了半天话，哄得他心花怒放，原来是为了太太说话。杨静渊沉下了脸：“季英英，你知道什么叫捧杀吗？”

“我知道。可是我的三郎这样好。没有被养成周七郎那样的品行，有一身好武艺，有一颗细腻体贴的心。我很感激太太。她养了你十八年哪。就算你不原谅太太，心疼柳姨娘。你心里也该晓得的，太太不会想要打死你的，是陈嬷嬷擅作主张。你两位兄长比你年纪大那么多，他们就没疼爱过你吗？现在你大哥被节度使打得卧床不起，你二哥独木难撑。你就算自己去闯前程，也不该弃他们不顾。我留在杨家，也算帮他们一把，不是吗？”

季英英柔柔地望着他，眼波几乎要将杨静渊溺毙了。

他抬起了头，冷笑道：“季英英，你别说了。你就是舍不得杨家三奶奶的荣华富贵。”

油盐不进，这样也说不动他？季英英还想再劝，马突然扬蹄疾奔。她急了：“三郎，二老爷三老爷真把家主之位夺了，你真忍心看到大房一家老小过得落魄？你对得起你爹吗？”

杨静渊一言不发。季英英顿时火起：“我又没叫你回杨家，我只是说你去军中挣前程，我留在杨家帮忙。太太对不住你，可她对季家有恩。这三年，我要帮太太和大哥织斗锦。你要走就走，我绝不跟你走！”

看到大黄榆树下的茶棚，杨静渊拉紧了缰绳，停住了。他跳下马，将季英英抱了下来。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季英英笑弯了眉眼，伸手去拉他。身影一闪，杨静渊已翻身上了马。

“季英英，你除了对我不好，对所有人都好。你要留在杨家，随你。”香油押着马车最多半个时辰就能赶到这里。杨静渊扭转马头要走。

季英英急了，伸开胳膊拦在了马前。

黑乌乌的眼睛里盛满了企盼与哀求。

他没有停下来，轻轻巧巧地策马擦身而过。

泪水瞬间盈满了眼眶。季英英低低说道：“三郎，你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啊？”

不是他想扔下她。他只是不想现在送她回杨家。他迈不过心里的那道坎，迈不过杨家的门槛。“驾！”杨静渊一鞭子抽下，马扬蹄跑远。

“杨静渊！我最多等你三年！三年后你不来接我，我就去找你！你身边敢有女人，我拿扫把扫出门去！”季英英冲着他的身影大声喊道。

她望着他跑了个没影，用力踢着脚下的土：“我才不会像太太一样傻，把你让给别的女人。”

季英英嘟着嘴进了茶摊，要了一碗大叶茶，坐等香油和季福叔赶车来。

半个时辰过去，马车还没有来。季英英伸长了脖子朝来路张望着。隐隐看到远处有一队人骑马前来。蹄声得得响起，顷刻间已到了眼前。

马上的人一色黑衣蒙面，其中一人往茶摊上一扫，看到了季英英：“她在这儿！”

她？季英英往身后看了看，茶棚里就她一个人，茶博士早躲在了灶台后面。他们是来找她的？

从马上跳下来两个人，笔直地走向她。

季英英腾地站了起来，一步步后退：“你们是什么人？”

“季二娘，跟我们走一趟吧。”来人说破了她的身份，一左一右站在她身前。

益州府城外皆是平原。茶棚设在官道旁的黄桷树下，前后敞亮。往后跑，腿没别人长，跑得没马快，力气还不如男人。季英英知道逃不了。她唯一的希望是官道上有人经过，路见不平，想办法拖延着时间：“你们既然认得我，就该知道我是杨家的三奶奶。想让我跟你们走，总该让我知道你家主子姓甚名谁吧？”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请吧。”

“好，我就随你们去瞧瞧，你家主人究竟是谁。”季英英站起身，刚要迈步，眉头突然皱紧，她嘶嘶吸了口凉气，指着旁边竹子搭成的茅厕道，“内急！”

两人一愣，左边那人正欲阻拦，季英英吼道：“让我拉马上吗？”

那人冷笑道：“量你也跑不了。”

“废话！”季英英提起裙子埋头就往茅厕冲了过去。

茅厕也分男女，门口仅用一席草帘子遮挡。正因如此，对方并未料到季英英能跑到哪儿去。

季英英常年往来益州城都走这条道，经常在这间茶棚歇脚。跑离茶棚是不可能的，她也没想到犯傻往后面的开阔地跑。急步跑到茅厕旁边，季英英脚步一转，直冲向那株数人合抱的大黄桷树。

“喂！你干什么！”

就喊了一句话的工夫，季英英已经踩着树身突兀的树结往上攀。

等到那两人跑到树下时，她已经顺着黄桷树其中一根粗壮的枝干往上爬了几丈。噌噌地人就消失在繁茂的枝叶间。

策马围过来的蒙面人目瞪口呆。有人嘀咕声：“她属猴的啊？”

“上树！”骑在马上领头人嚷了一声。先前来抓他的两人气急败坏地上了树。

季英英回头一看，爬得更挺快了。她攀着树干继续往上，一直爬到了树顶。季英英在树枝交汇处坐稳了，折了根手指粗细的枝条，远眺着官道扯开嗓门大叫：“救命啊！有强盗啊！”

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又站在树梢高处，在平原上传得极远。

爬上树的两人到了这时，却只能有一个人往上爬。

季英英看着他上到脚下，狠狠地拿树枝抽了下去，继续用吃奶的劲大喊：“救命啊！”

树枝上带着绿叶，劈头盖脸地打下来，那人空有一身力气，却使不出来。气得腾出一手去抓。

不需要用多少力气，只需要灵活快速。季英英逗猴似地甩打着树枝，就是不让他抓到。

“该死！”树下骑在马上为首之人仰头看得分明，知道被她这样叫喊着，官道上迟早会有过往的人听见，引来衙役就抓不到她了。他从马鞍处取了弓箭，大喝道，“你俩下来！”

上树的两人确实拿季英英没办法，听到命令下了树。看到首领张弓搭箭，禁不住说道：“头儿，不是说要活的？”

“死了也比放过她好！”首领拉弦如满月，微眯着眼指向季英英。

黄桷树不知长了多少年，高达数十丈，枝繁叶茂。枝叶间一角白裙甚是打眼，却让人又瞄不准她的要害。

“你们几个去那边盯着，受伤摔下来能接就接着。”首领说完，松开了手指。箭嗖地离弦而出。

“救命啊！有强盗啊！”季英英还在大叫，身边夺的一声，一枝箭钉在了身边的树上。她的心骤然冰凉。这些人不仅是要抓她，是要她的命啊。

她胆战心惊地往下面望去，大声喊道：“别放箭了，我下来！”

“哼。”首领不屑地放下了手里的弓箭，朝树上喊道，“下来！”

“好，我下来！”季英英嘴里应着，磨蹭着不动。

首领急了：“再不下来，我直接射死你！”

季英英咧开嘴就哭了起来：“腿吓软了！我会下来的，你别放箭啊！”她望着前方官道上有人驻足看了看，匆匆往城里折返，心里升起了希望。她一边朝下面喊着别杀我，同时解开了腰带将自己和树枝绑了起来。

“还不下来！我放箭了！”

回答他的是季英英的嚎啕大哭：“杨静渊，你这个混蛋！你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你这个混蛋！”

想要抓活的，又被她磨蹭地失去了耐心。这时，队中望风的人策马奔来：“头儿，城里有人骑马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守城的官兵，像是听到动静来救人的。”

首领一咬牙，举起弓箭朝季英英射了过去。哭声立停。风吹过枝叶，首领看着一枝箭扎在了她背上：“走！”

一队人迅速上马朝出城的方向驰离，临走时，一人策马奔进茶棚，手起刀落，杀了茶棚士。回转身离开时，刀掠过柱子，茶棚轰然垮塌。

城里的方向快马来几个人，桑十四带着伴当跟着杨静渊，气得直骂他：“还好我在城门口的酒肆等你，季二娘出了事，看你怎么办？”

茶棚离城并不远，有人出城时听到了季英英的呼救声，返身就跑进了城，在城门口大声嚷嚷城外茶棚有女子喊救命。

杨静渊和桑十四在酒肆饮酒，恰巧听见。

杨静渊脑中一片空白。他望着前方那抹绿意，恨不得肋生双翅。

“三郎，你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啊？”

季英英的话一遍遍地在耳边响起，她张开双臂，低垂着头，风把她的衣袖吹起，像一只青色的蝶。他怎么不肯答她一句：“将来我会来接你的。”

茶棚离城门不算远，不到盏茶时间，就到了。触目是垮塌的竹棚，杨静渊一跃而下，憋紫了脸，用力抬起竹棚一角：“英英！”

“快！帮忙！”桑十四招呼着他的伴当，合力将棚顶抬起。

茶博士胸前鲜血淋漓，死在灶台旁。

“英英！季英英！”杨静渊弯腰钻了进去，疯狂地将压倒的桌椅板凳掀开，寻找着季英英。

桑十四绕到另一边，找了一圈叫道：“三郎，她不在！”

杨静渊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在就好。”

桑十四没听清楚：“什么？”

杨静渊脸上的表情哭也似的难看：“不在这儿，她就还活着。”

“什么人干的！这是官道啊！离城门这么近也敢掳人。”桑十四也松了口气，继而疑惑不解。

“赵家！”这时，杨静渊想起了季氏的话。他真是后悔，他怎么就不信赵家敢在光天化日下劫人。

他噌地站了起来，往外走去：“我去赵家！”

“三郎！你别冲动行不？你有证据吗？”桑十四急得去拦他，他突然想起，“香油他们呢？你不是说香油和杨家的马车只落后你们一步吗？就算你骑马跑得快，也不至于现在还没到吧？”

难道说马车一行也出事了？先劫了马车发现英英不在，追着过来，结果发现她一个人在茶棚里。杨静渊深吸口气，抬起了头：“不管是谁……”

嫩绿的枝叶间，一袭白裙随风飘荡。

“英英。”杨静渊眼睛蓦然湿润，奔着黄桷树爬了上去。

如果不是用腰带绑在枝桠上，她肯定摔下去。季英英低垂着脸靠坐在树桠上。杨静渊小心抬起她的脸，触手冰凉。

“英英。”他小声喊了她一声。季英英的睫毛动了动。杨静渊手脚发软，差点从树上摔下去。他定了定神，没有再耽搁，小心解开了腰带。看到旁边树杆上插着的箭，他拔了下来，搂着季英英从树下跃下。

风从脸旁吹过，他默默地想，二十丈高的树，她怎么就不害怕呢？是因为树下有让她更害怕的人。会是什么人呢？不管是什么人，他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怎样了？”桑十四关切地问道。

杨静渊握住季英英的手腕探了探脉。脉息微弱，还算稳定。他看了看她后肩插着的箭，对桑十四说道：“无碍。把我的剑拿来。”

一剑削断了箭枝，他将两枝箭递给了桑十四：“帮我拿着。先回城。”

骑马太颠簸，抱着她走又太慢。杨静渊正犹豫时，官道上出现了一队人。他凝目望过去，眼睛一亮，放声喊道：“香油！赶紧过来！”

“是三郎君！”香油丧着脸，招呼着季富将马车赶了过去。

四名杨家的护卫鼻青脸肿，剩下的人灰头土脸。跟着季英英回门的绫儿鬓发散乱，眼睛哭得红肿不堪。看到季英英躺杨静渊怀里，季富和绫儿吓得脸色发白，齐声问道：“难道那群人追上娘子 and 郎君了？”

“回去再说。”杨静渊现在也没心情详问。他抱着季英英上了马车，小心让她伏在怀里，不碰到那支箭。

桑十四见状，将两枝箭收了，说道：“回城！”

杨家的马车宽大舒适，官道平坦，走得甚是平稳。季英英软软地伏在他怀里，是杨静渊喜欢的温驯模样。他现在没有半分喜悦，小心地抱着她，生怕把她弄疼了。

他盯着插在她后肩的箭矢，心隐隐作痛。都是他的错，他怎么就那么自信世道太平，她没有危险？

“郎君，娘子会不会想喝点水？”绫儿跪坐在旁边，担忧地问道。

杨静渊一醒，伸出了手：“倒杯水来。”

绫儿倒了水递过去。他饮了半盏，低头吻上了季英英的唇。

水盈满了口腔，季英英下意识地吞咽着，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疼痛让她蹙紧了眉峰。

“娘子醒了。”看到她的表情，绫儿惊喜地喊出声来。

杨静渊抬起头，用手指拭去她嘴角沁出的水渍，喉间像塞了团棉花，遇水肿胀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季英英没有醒来，眉心紧紧地挤在一起。杨静渊不忍再看，将手掌盖在她额头上。他的嘴唇动了动，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离城还有多远？”

绫儿挑起车帘，看到了城门楼：“马上就进城了。”

窗外响起了桑十四的声音：“三郎，是去医馆，还是回杨家？”

桑十四纵马走到车辕旁，歪着头从挑开的车帘朝里望去，见杨静渊板着脸。他勾起一抹笑容：“去了医馆，回头还要挪动……”

“回府。”杨静渊说了这两个字，低下了头。

“香油，直接回府。”桑十四露出灿烂的笑容，朝香油挤了挤眼睛。

香油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对其中一名护卫小声说了两句。那名护卫会意，向桑十四的伴当借了马，撒腿冲进了城。